



點滴

清明祭祖

春節過後，轉瞬又快到二十四節氣的第五個節氣——清明，也是唯一演變為民間節日的節氣。按《歲時百問》的說法：「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而明淨，故謂之清明。」清明節的起源，據傳始於古代帝王將相「墓祭」之禮，後來民間亦競相仿效，於此日祭祖掃墓，歷代沿襲而成為中華民族一種固定的風俗。

清明節，古時候又稱掃墓節、踏青節、柳節等，節俗豐富，掃墓祭祖與踏青郊遊是其兩大禮俗主題。春回大地，萬物叢生，楊柳青蔥盎然，也是植樹的好季節。猶記得每年4月初自北京機場返回市區途中，路旁的楊柳樹隨風起舞，柳絮飄揚，恍似雪花紛飛，堪稱奇景。

自從疫情幾年以來，封關嚴控的措施，讓一眾遊子未能如常返鄉祭祖，如今疫情回穩，生活復常，想今年祭祖活動又再熱鬧起來。慎終追遠，祭拜先祖是清明的民風，是鄉俗，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體現，既是孝心，也是責任，更是中華民族亘古的圖騰與精神。

在兩岸復常通關後，喜聞馬英九先生回鄉祭祖，並帶同馬英九基金會「大九學堂」青年成員，跟內地學生舉行座談會，作文化交流。整個行程包括前往南京、武漢、長沙、重慶、上海等城市，造訪南京總統府、孫中山先生故居、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

館、中央政治學校舊址、張自忠烈士陵園等，以及抗戰地點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重慶抗戰遺址、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整個行程可看出他們非常重視抗日歷史，希望學生們認清戰爭慘烈，珍惜和平得來不易。

據說馬英九先生選擇了在南京中山陵作公開講話，意義深遠——我們偉大的愛國者、民主革命先驅、啟動走向共和的孫中山先生臨終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但願這位作為曾經的台灣最高領導人及前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先生是其中一位努力的「同志」。

我對馬英九先生這趟回鄉祭祖充滿期待，希望他務實坦誠。尤其其他首次返回他聲稱跟毛澤東主席同鄉的湖南長沙湘潭尋根探源——過去因為疫情、種種的原因……久未能成行的祭祖之旅，終於啟程！

有心不怕遲——這遲來的祭祖，不單止是了尊祖敬宗和親人團聚，更是為了傳承我們中華民族的孝道、親情和諧，能夠代和平共處，凝聚一起！



馬英九先生回鄉祭祖，將於南京中山陵公開講話。 作者供圖



文公子手記

三隧分流宜再細心規劃

上周特區政府公布，在今年8月2日收回西隧經營權後，擬實施三隧分流方案，包括調整三條過海隧道收費，並分兩階段實施新設的「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政策。

政府建議西隧私家車收費由75元減至60元，紅隧和東隧則增至30元，即分別加價10元及5元。的士則劃一全日固定收費25元，乘客如非在過海的士站上車，須支付雙程隧道費，即合共50元。

相信大家自小都聽過「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然而，西隧還是寸金能買寸光陰的好例子。文公子經常往來港九見客，由於以往公司和家居都非處於港鐵沿線，因此過海就只能選擇乘巴士、小巴轉港鐵或過海的士，要視乎是否趕時間而定。

紅隧出入口附近大塞車，文公子早已習以為常。其實不止因其收費最低，還因為經紅隧往返港九各旺區，都比其它兩條隧道方便。文公子不少客戶都在中上環區，要趕時間的話，就一定只能選擇乘的士經西隧過海，然後在四季酒店下車，再步行往目的地。在正常情況下，雖然接合西隧的道路不多但車少，而出西隧後往四季酒店亦有很暢通的行車線，所以一般可在20分鐘左右就到達中環，只是車費加隧道費通常近200元。但如果真的需要以千金去買寸光陰的話，西隧還是一個很穩妥的選擇。

其實西隧最大的問題不在收費，而在出入口的道路設計，根本不能負荷大量車流。如果將九龍西與新界西的過海車流，完全引導往西隧，恐怕只會令出入中上環和西環的交通癱瘓，造成港島商業中心區路路不通，此舉不僅達不到分流改善車流的初心，還製造了更大的擠塞問題。

的士劃一收費，其實也不可取，因為對居住九龍中的市民絕不公平。現時在的士站上車過海，乘客只需付10元隧道費，就算付雙程收費也只是20元。現在劃一單程25元，雙程50元，就變相在懲罰只能選擇經紅隧過海回家的九龍中居民。市民當然可選擇其它交通工具，但如常在深夜回家，基本上少有選擇，只會令被迫坐的士的基層市民百上加斤。

三隧分流，政府構思已久，社會討論更多，但多年來都未有共識。今次政府的建議，絕非完善，不同時段收費預計亦只會帶來更多的爭議。政府應致力為市民解決民生需要，而非增加大家的煩惱。因此，政府亦宜就三隧分流方案作出更全面的規劃，照顧每個受影響的階層，方為上策。



淑梅足跡

放開視野 無限精彩

50年前一位猶太裔的德國教育家因為二戰受到迫害，他走到蘇格蘭在一間寄宿學校開創了他的教育事業，發展了全球第一間「聯合世界書院」(UWC)，推行世界大同及國際互相理解的理想，培養年輕人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再培養對歷史、哲學、不同文化的認識，希望在政治問題上能夠得到包容和接納。

UWC創校50年，香港分校「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LPCUWC)也有慶祝50周年紀念，我有機會接觸到兩位UWC香港代表，1976年加拿大皮爾森聯合世界書院預科畢業，現任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醫生；另一位是8歲以難民身份來港的成功創科商人，1987年英國大西洋聯合世界書院畢業的陳勁！

馮康醫生談起在UWC最難忘的一次，「當時有以色列和埃及的同學爭辯，互相指責對方的不是，現場很多歐美同學都批評二人一定受到國家宣傳機器的影響，所以並不中立，大家起哄炒作一團！其實我的思想也一樣，但回想起來，我們何嘗不是受著身邊傳媒的影響，我們在傳媒掌握下以為是真理，其實可能是假象！年輕人要有國際視野，但我發覺內地同學對香港及全世界的認識，遠比香港同學對內地及全球的了解多，可能教育制度影響，家長取向比較功利，無助在音樂運動方面都是為了考入名校，長遠而言對孩子都是一個局限，並非好事。」

陳勁在UWC畢業後，先後到麻省理工和哈佛商學院升學，他也贊同年輕人國際視野很重要，要在外面看別人才會了解自己……香港年輕人應該多了解內地、外國，再回頭理解自

己，多看書、YouTube、去旅行與外國人交朋友，甚至打暑期工，通過一些真實體驗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放空自己，虛心一點，將自己既有的觀念放開，再去學習和理解才作出結論：「我建議家長去建立孩子本身，並非為他們鋪路，賦予他們有膽識去做出和付出。」

我請教兩位高人可有人生座右銘，並送一首歌給一特別的人，馮康醫生回應，「我是跑步的，我封自己是跑步界，有一句說話好正確：『沒有奇跡，只有累積』。無論跑步、練習二胡全部都是累積，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都是累積而來，所謂身經百戰，百戰都是累積的！我喜歡《似水流年》的歌詞內容『外貌改變，情懷不變』，當年校長倡導和平，現在多了人類的持續發展，這首歌我會送給太太！」

陳勁笑言最捨不得的那句座右銘「Work Hard Play Harder」，但現在已過了階段，「在此方面，我的信念是勇敢選擇一條不隨波逐流的道路，是無限精彩！如果要我送一首歌，我會送陳奕迅的《今日》，送給我人生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位好老師，小學地利的陶惠蓮老師和我一起考進麻省理工的小學同學Iris、喇沙的Miss Teresa Lam等等，《今日》的歌詞『今日事情如不願，甚至因局』，但如果我們憑

着良知胸襟放飛自己，後面會愈來愈好，一定會打開一個新局面！今天香港有少少困局，相信我們憑着自己的良知做應該做的事，堅持下去應該會更好，當然這首歌我也跟馮康師兄一樣送給我的太太，否則……哈哈。」

看來中國人改名字是有威力的，馮康師兄真是非常健康，陳勁師弟人如其名真的很勁！祝福UWC全球大家庭繼續發揮力量，為世界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馮康醫生（左）、陳勁（右）寄語年輕人要有膽識。作者供圖



路芙

Slasher 的快樂

其實好多工作上的不快樂，在我個人而言，大多數是因為你尋找一份工作都是全職。為什麼這樣講呢？自從我離開電台之後，在一個新的領域方面，我開頭的工作都不是全職，反而是做Part-time，發覺適應之後原來是絕對適合自己的。

其實，由細細個教育便說畢業之後一定要找一份全職的工作，最好是有前途的，尋找一份有興趣又能夠發揮自己的工作能力就最好！但是撫心自問，我們曾否有機會找一份工作是我們自己喜愛的，又能夠有晉升機會的呢？答案相信不是太多機會。有很多朋友尋找工作方向只有幾個，第一是為了前途，第二是為了金錢、權力，這樣的形容我們好或缺乏了當初小時候的夢想，全職工作是為了我們的決定而做，那情緒方面會傳染到每一日只會思想單一方面的工作，換言之，如果我們工作不順利也會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信心；甚至乎影響我們的情緒及脾氣！

當然打工望有前途，但是現在很難找到一份工作會保障你一定有前途，反而若果你接受了尋找

兩三份Part-time，可能對心情或者金錢的影響也有一定的保障。首先全職的不好處，便是全心投入，如果有好的回報，當然開心，若果沒有好的回報，每日心情變得充滿負能量。Part-time就不同了，不用每日沉迷於全職工作的環境內，不用與同事有太多交流，你只要將客戶老闆關心的工作完成了，便可以愉快地收工。沒有是非，心情自然好。

雖然Part-time的收入未必穩定，其實我轉作一個Part-time的工作人員，只要固定每個月有兩份Part-time，收入同全職差不多，壓力減輕之餘，也令到自己有工作上的新鮮感及滿足感，總好過做全職工作，日日也如是。

所以現在的我有兩份不同的Part-time，第一份仍然在娛樂圈作一個藝人的工作，另一份則是飲食的跑道，嘗試做飲食上的Brendie marketing，這個絕對對自己也是一項新的挑戰，因每一份Part-time都有不同的學習，非常新鮮。如果你突然之間沒有工作，或者男人炒魷魚，不妨嘗試加入Slasher職場來作多方面的專業發展。



百家廊 朵拉

心裏的保險箱

從檳城移居澳洲的中學同學相約見面，喝咖啡的時候她說，這回特地為了處理早年她媽媽和她聯名租借的保險箱帶返家鄉。

雖是多年老同學，我卻沒冒昧提問，唐突會令人感覺尷尬。很早我就知道她家非常有錢，卻不曉得有錢的程度達到何等地步。中學時代，也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檳城沒有多少人家裏有私家車，而她，剛剛到可以開車的年齡，不止學了開車，拿到駕照後，還每天自己駕車去學校。

按這樣看，她媽媽和她聯名租借保險箱來收藏金銀珠寶，也不叫稀奇。像我這種搭巴士上學的人，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也到銀行租借一個保險箱。大家就別問我裝的是什麼珍貴物品。我不好意思說。那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卻一直沒覺得羞澀，到疫情前不久，一次去銀行保險箱拿一需要物品，遇到檳城其中一個大富豪。他也排隊要進入保險箱的房間，我們在等待時，他壓低聲音問：是不是拿鑽石出來穿戴呀？我亦是要給老婆拿條鏈子，今天晚上她要出席我們會堂的晚宴呢！

因為這一個問題開始思考，到底我會不會計算呢？每年花一個費用交給銀行，租一個保險箱，裏邊既沒黃金也沒鑽石，那麼，為什麼我要花這個錢？與此同時有大發現，原來各人心裏有各自的珍愛之物。嘲笑自己過後，退了保險箱，從此每年不必再繳交租金。聊天時把這故事告訴一起喝茶的年輕小友，他的保險箱故事比我的精彩多了。

有家銀行在搬遷時，需要把顧客的保險箱也一起搬到新大廈，年輕小友正好負責該事項，他說有好些保險箱，經年累月的沒人理會，他們通過當年留下的聯號號碼和地址，也無法找到「箱主」，所以只好打開來處理。為了「保險」，銀行向大型並且有「年歲」的老牌律師事務所請求，派律師過來當

「開箱證人」。當年輕小友「有幸」面對許多「老保險箱」內的物品時，他說真的是「目瞪口呆」。幻想中那些在尋寶影片裏耀眼奪目閃閃發亮的「金銀珠寶」畫面，在現實中完全沒有出現。那麼，存在大小不同保險箱裏頭的寶物是什麼呢？

事情過去那麼久了，他仍然如數家珍，記得非常清楚：舊衣物、舊照片、舊報紙，發黃的信件，應該是過期的文件，還包括電腦出現前的股票單據，這些都已經夠奇特了，居然還有嬰兒鞋一雙，然後指甲剪，掏耳朵的挖耳勺，名片一大疊，還有孔雀羽毛（這應該是屬於印度人的，印度人對於孔雀尾巴的彩色羽毛有偏愛），終於看到有紅包了，特別興奮，可能是美元？英鎊？做夢也想不到，是那個來見證的律師說出來他才曉得：從紅包拉出來的，是新生嬰兒出世的肚臍，已經乾枯的。錢，也有的，是日本佔領期間發行的香莖鈔票。據說現在成了古董，比當時的幣值更加值錢。

我笑對小友說，每個保險箱都有一篇小說等待書寫。許多人往往幻想收藏在保險箱的物品，會是這個，或是那個，想像中全是值錢的貴重東西。真有機會親眼目睹時，才叫「大開眼界」。這簡直是篇讓人印象深刻的微型小說，最後給大家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局。當我退掉了我的保險箱時，卻生出了對保險箱的好奇，後來在網上看到「286號保險箱」，忍不住要分享。上海漢口路的中南銀行，於1952年變公私合營銀行，至1955年，因地下金庫另作他用，銀行先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同時發出專函通知用戶。若逾期不來，銀行會請公證處例行公證協同破箱。

清理過程中，有一個286號保險箱，租戶姓名「陳仲香」，自1939年到期已欠租16年。銀行請示部門後破箱一看，內有私人信函、文件、稿件，還有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照片12張，銀元155枚，少量毫壹銀角。

由於從信函看到何香凝的名字。銀行於是致函何香凝本人核對情況。已經77歲的老人回信如下：「我確以陳仲香名義開用保險箱一個，但至今月已久，保險箱號碼憑證及圖章等物，亦於戰亂一應散失無遺，是以長時期來未能辦理認領手續。現經貴行查明清理，得以收回文件、照片等紀念物品，以為喜慰，關於所欠各項手續費及租金自應悉數清繳，該款請將原存保險箱內的銀元及雙毫兌換為人民幣繳納，餘款文件照片等物，即委託貴行轉託他人妥為帶回北京，是所至幸。」真是值得信賴的保險箱呀！

茅盾的小說《子夜》，瞿秋白曾撰文評論：「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1933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

茅盾是於1931年10月開始動筆，邊寫邊交由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連載刊登，1932年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日軍狂轟濫炸，《子夜》手稿隨着商務印書館一起化為灰燼。幸好，送往印書館發表的手稿是茅盾夫人孔德沚手抄副本，而他親手書寫的原稿存放家中。1937年抗戰爆發，茅盾夫婦匆匆告別上海時，將手稿委託上海交通銀行供職的二叔沈仲英，沈仲英將這本價值連城的原稿珍藏交通銀行保險箱裏。

保險箱的可靠和可信，讓這些珍貴的文件和史料及手稿沒有在戰亂頻仍的年代裏被毀損，真是萬幸！

聽同學回來處理保險箱的人有點吃驚。七十年代就已經離開檳城，住在澳洲少說也四五十年了，卻還保留着當年在檳城銀行的保險箱，可見保險箱內的物品一定非常特別。

不能說不好奇，然而，有些不應該問的事，無論感情多好，也不能隨意追根究底。因為，每個人心裏，其實，都有一個保險箱，收藏着不想要讓人知道的秘密。讓朋友保有個人隱私，友情才能長久。



愉韻度曲

古桂高楹聯書法

楹聯是對聯的雅稱，這種古老的文化早就植根於民間。

1961年，我隨兄長君令到廣州同福路一間舊樓見時任廣州美術學院教授的麥華三先生，欲拜師學書法。記得走進他家客廳，便見掛着一副對聯，上聯書「華堂春暖」，下聯為「三島書香」，上下聯第一個字合起來便是老師的名字「華三」，這是麥老師自撰鶴頂格對聯，這也是我第一次見老師的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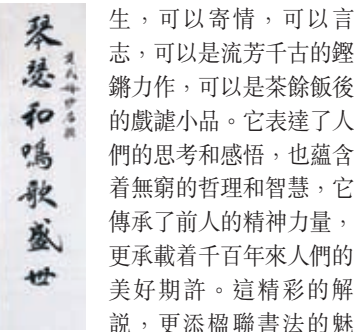
2013年，我在廣州增城舉辦了一次個人書法展，認識了幾位廣州書法家，其中一位廣州外語外貿大學的古桂高教授也是麥華三老師的弟子，他比我年長幾歲，算起來便是我的師兄了。古桂高教授喜寫喜楹聯，特別是鶴頂格聯，故他的書法作品多是楹聯書法。楹聯書法既要懂撰寫楹聯，又要懂書法。一種物事，兩門學問，都非三五載可以學得好的。

古桂高有朋友莫氏，名元聰，他贈莫元聰鶴頂格聯書法「元日歸寧長奮發，聽心興業肯登攀」，鼓勵友人奮發圖強，勇於登攀。莫元聰在廣州結婚紗店，做得非常成功，古桂高以楹書楹聯「琴瑟和鳴歌盛世」。

世，鳳凰好合樂婚紗」相贈；國人喜愛羅漢松，這緣於它兼具「生財」和「化煞」兩大風水之用。為此莫元聰先生在廣州投資了一個種植羅漢松的植物園。古桂高楷書贈聯「羅漢松園尊佛禮，人間盛世定禪心」。莫元聰先生除了投資婚紗店、種羅漢松，又養植名貴的東瀛錦鯉，賣得非常好，於是，古桂高又撰聯「東西信是魚游樂，錦秀皆為友善緣」贈他。

古桂高的書法是學老師麥華三的麥體，但也有自己的面貌，比老師的字稍微硬朗些。他以自己獨特的楷書楹聯，我稱之為古桂高楹聯書法。

當下懂書法的人很多，寫幾十年的楹聯家也不少，但能寫書法又能撰聯的就少了。最近有部紀錄片《楹聯裏的中國》，講楹聯在短短兩行文字中，既可以講述一個故事，也可以道出一段人生，可以寄情，可以言志，可以是流芳千古的鏗鏘力作，可以是茶餘飯後的戲謔小品。它表達了人們的思考和感悟，也蘊含着無窮的哲理和智慧，它傳承了前人的精神力量，更承載着千百年來人們的美好期許。這精彩的解說，更添楹聯書法的魅力，我輩當努力將這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下去。



古桂高楹聯書法。 作者供圖



從索創夢

在平淡中接近幸福

如果問少年時的人生理想是什麼，一定會盡量用壯麗來形容，以前總覺得人生應該轟轟烈烈，像過山車一樣高低起伏，充滿刺激。

但是，隨着年齡和閱歷的增加，經歷的事情愈來愈多，對世界的認識也逐漸加深，突然明白生活不能像電視劇，而正常的生活狀態是起起落落之間漫長地過渡。從長壽的角度來看，成功和挫折只是短暫的片段，大部分的日子都是一日三餐平淡無奇的。

有時一些年輕人會問，過上美好生活的秘訣是什麼？每當聽到這些問題，內心總會感慨萬千。因為曾經也夢想着生活一定要多姿多采，不想平庸地活着，也正因為如此，剛創業的時候，胸懷大志想要施展才華，開創一番事業，

然而現實卻很痛苦，夢想的藍圖變得愈來愈遠，對此狀況也曾懷疑過生活會不會更好。

然後，有天拜訪了一位前輩，他面對煩惱坦然寬容，淡淡地說：「人生多半是平凡的，盡力就好，不要期望太多。」聽了這話，回頭反省，習慣於用理想來衡量現在，這樣會造成了巨大的落差，理想的人生當然是轟轟烈烈，理想的創業也是一帆風順的，但是我們還是要預設無論是創業還是生活，其常態都是平淡無奇的。選擇創業是因為熱愛，為所愛的事物付出了努力，如果能維持當初的熱誠，那便足夠，何苦想這麼多？有了這個認識之後，心裏就輕鬆了很多，慢慢地當心態好了，事業就會穩步發展。

因此，也告訴每位年輕創業者：創業也是

如此，大部分時間都是平淡的，但也不必太過着急，相反，我們應該接受平庸，能夠在平庸中看到前方的光明，即使在平凡的日子裏，也能慢慢接近幸福，所以總有一天，我們會到達夢想的彼岸。

創業如此，生活中何樂而不為？接受生活的平淡沒什麼好羞恥的，在接受了之後，愈來愈能夠接受自己只是他人世界的一瞥。然而，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裏，雖然平淡但只要希望，也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

創業和人生一樣，每個人都會期待好運。但是，如果好運沒有降臨到身上，那麼就要堅守本心，認真地生活，在平凡的日子裏尋找幸福的機會。總有一天會發現自己的事業在穩步前進，生活也會得到穩定的幸福。